

嘉興
文獻
叢書

擇石齋詩集

擇石齋文集

(上)

〔清〕錢載撰

丁小明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擇石齋詩集

擇石齋文集

(上)

〔清〕錢 載 撰

丁小明 整理

上海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 (CIP) 數據

蘅石齋詩集·蘅石齋文集 / (清)錢載撰; 丁小明整理.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3
(嘉興文獻叢書)
ISBN 978-7-5325-5804-9

I. ①蘅… II. ①錢… ②丁… III. ①古典詩歌-作品集-
中國-清代②古典散文-作品集-中國-清代 IV. ①I214.9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 (2011) 第014937號

思勉人文學術 中國江南研究系列

嘉興文獻叢書

蘅石齋詩集 蘅石齋文集

(全二冊)

[清]錢 載 撰

丁小明 整理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

(上海瑞金二路272號 郵政編碼: 200020)

(1)網址: www.guji.com.cn

(2)E-mail: guji1@guji.com.cn

(3)易文網網址: www.ewen.cc

上海世紀出版股份有限公司發行中心發行經銷 上海顯輝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68 1/32 印張 37.25 插頁10 字數 670,000

2012年3月第1版 2012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2,300

ISBN 978-7-5325-5804-9

I·2293 定價: 118.00 元

如有質量問題,讀者可向工廠調換

《嘉興文獻叢書》

主編

蘇偉綱

副主編

丁小明（執行）

編委

張人鳳	徐樹民	葛渭君	羅時進	程章燦
江慶柏	沈津	蘇偉綱	丁小明	吳香洲

總序

一國一郡文獻之興替，其大端往往與世運相陵谷。予觀夫嘉禾一府而略知天下之變，豈不信哉！

嘉興藝文肇自前漢。自漢以來，嚴忌之賦，見錄班書；陸璣之注，榮列四庫。迄兩晉與宋，陸、顧大族屢變文華。唐宋之際，若陸德明、劉禹錫、張九成，思極人文，綉彩郁於雲天，逸響振於金石。元之吳鎮，英華秀發，波瀾浩蕩，筆有餘力，詞無竭源。明清之降，更成大觀。若清江有詩、士林有品、墨林有琴、倦圃有書，緣情托興，比符詩騷，皆一時之選也。推延至清，則嘉禾文光，照映當時，勝流遍地，詩家如雲。若李維鈞有梅會之選，錢陳群有八子之集，沈季友、胡昌基更譜一郡之詩系。若竹垞大佬，詞兼諸體，才思橫溢，聞其風者，海內景慕，後之文者，往往繼踵芳塵；若孟舉、悔餘輩，皆高吟宋調，宏利蒼然，非同凡流；若籀石宗伯，淳然古音，視曝書亭較深，視樊榭山房較大，張秀水詩幟而自成一宗；若寐叟鴻儒，植經入史，沈酣佛典，發爲辭章，則奇氣噴灑，魚龍變幻，莫識其端，其波瀾巨筆，同光之中，推爲魁鰲。長水文華，秀州偉杰，千載而來，氣逼雲天，冠蓋吳越。

而文章之盛，賴有載籍以延之，嘉禾好古之士，向以刊布鄉邦文獻爲己任，雖歷劫不滅，先賢之靈，

實此輩所呵護之。詩曰：「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流布嘉禾郡邑文獻者，其始自明樊維城《鹽邑志林》，入清，續有宋景闢《乍川文獻》、張園貞《烏青文獻》、沈季友《携李詩系》、李維鈞《梅會詩人遺集》、孫福清《携李遺書》、管庭芬《海昌叢載》、羊復禮《海昌六先生集》、朱壬林《當湖文系初編》、談文虹《武原先哲遺書》；民國，又有金兆蕃、張元濟《携李叢書》、《携李文系》之刻。力大者舉一郡，力小者舉一邑。爲文獻延一綫之脈，作續命之湯，至一郡人文之迹不爲無徵，弘文籍以不朽者，如斯人耳。

夫嘉興之文獻，多且廣矣！而今之病，不患在古刻名抄之不存，而患其深鎖於書樓秘室，持之者珍如頭目腦髓，來觀者欲睹無門。即若《携李叢書》民國刊本者，當世不謀複印，欲窺其詳而復求無道。如此，與歷代之漸滅無聞者，又有何異？吾友蘇君偉綱，嘉興人氏，當世博雅君子，其雅好書畫典籍，既刊其看雲樓所藏嘉興五百年先賢翰墨、寶繪以行世，名曰《煙雲在眼》。復推敬恭桑梓之誼，慨然規模孫、張、金諸鄉賢嘉行爲己任，以一人私力，采數百載遺韻，收歷代闕文，而成一叢書，名曰《嘉興文獻叢書》。明清嘉興藝文、學術冠於江南，爲名公碩望所稱，然當世所知者不過墨林、倦圃、竹垞、籀石幾人而已，此書一出，則浙西之文獻彪炳於瀛寰，播式於全國，奚翅爲嘉興來學有所興起哉。自樊氏後三百年有餘，而蘇君以私志爲繼承，今第一集六種業已殺青矣，嗣是而後，至數十種文獻，集蘇君守先侍後、恭敬桑梓之心與爲無終窮者共取，承命作序并囑急就，遂驚喜贊嘆而長言之極，知譖妄亦不復辭矣。

整理說明

一、《叢書》所收限嘉興籍先賢著述及與嘉興相關的歷代文獻。
二、嘉興地域範圍以現行轄區為準，即限定以嘉興市、嘉善縣、平湖市、桐鄉市、海寧市、海鹽縣爲限。

三、《叢書》所收文獻以明清時期爲主，兼及宋元與民國。

四、《叢書》所收文獻以史、子、集三部內容爲主，酌情選入少量稀見經部文獻。

五、《叢書》所選點校文獻以稿本、抄本及稀見刻本、活字本、石印本爲主，版本較多者，擇善而從。

六、已整理出版過的歷代嘉興文獻，若不滿足以下之條件，《叢書》概不重出：內容對現出之書有所增益，可資補遺；版本比現出之書精善，可資校勘。

七、整理方法以標點、校勘、撰序言爲主。原著標題、卷次一仍其舊。

八、《叢書》所收稿、抄本及刻本中有後人批校評語，輒不錄。

九、異體字徑改爲現通行之字，以不傷文意爲先。古今字、通假字則基本不易。

- 十、《叢書》底本中明顯誤字，徑改之。限於篇幅，整理時不出校記，不另加符號標識。
- 十一、《叢書》所據底本內容有誤，包括邏輯舛錯、語句扞格者，概不爲之改易。
- 十二、《叢書》統一以豎排、繁體字形式出版。

前言

四年前，在撰寫學位論文時，我選擇了秀水錢氏家族的詩畫創作作為個案研究，梳理了清代錢氏詩學陣容，特別是細讀過錢陳羣、錢載、錢世錫、錢楷、錢泰吉、錢儀吉等一批錢氏詩人的詩集後，感覺到在錢載詩學研究上有着不少可以深入論述的問題是被一筆帶過的，或是詮釋得不甚全面。究其由，是沒有深入地發掘文獻資料，或沒有細讀文本。這種情況自然也會影響到我們對秀水詩派的基本認識與總體評價。所以，此次整理《樟石齋詩文集》，除了將錢載詩文的本來面貌展現出來，更想以錢載詩歌作為契入點來重新認識清代秀水詩歌的來龍去脈。

一

錢載（一七〇八——一七九三），字坤一，號樟石，晚號萬松居士、百福老人。浙江秀水（今嘉興）

人。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錢載進士及第，選庶吉士，由編修累官禮部左侍郎。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卒於里，時年八十六。有《蘅石齋詩集》五十卷與《蘅石齋文集》二十六卷行世。錢載歷康、雍、乾三朝，四十五歲始中式，此前走過二十幾年落寞江湖、蹭蹬名場的漫漫路途，「千錘百煉」的境遇既造成了他大器晚成的人生，也砥礪了詩人「與造化相淋漓」的詩筆。縱觀錢載一生行跡，大致可分為：讀書求仕、中式爲官、致仕歸里這三個階段。

（一）讀書求仕

秀水錢氏先世本姓何，居海鹽縣十四都洪字圩。其一世祖何貴四在明洪武中因養馬不報遷成，二子裕未滿月而托鄰姓錢氏富一撫養，遂改姓錢。錢裕便成爲錢載始祖，錢載爲其十七世孫。康熙四十七年（一七〇八），錢載生於嘉興府治東之回溪草堂。父錢烱，錢樵初六子，字稚光，號藥房。海寧監生。生母陸氏，二歲鞠養於錢烱正室朱氏。錢烱性倜儻不羣，少從陸奎助學舉子業，後從朱彝尊講經學，《曝書亭集》成，烱爲之編次。屢應鄉試，不得志於有司。平生瀟灑落拓，不事生產。好交遊，賓客常滿座。所居廳事，朱彝尊爲題匾「回溪草堂」。著有《自賞集》一卷。

康熙五十二年（一七一三），錢載生母陸氏見背。六歲的錢載隨父遷至海鹽半邏村祖居。十月父錢烱遊京師，錢載從其曾叔祖錢綸光學，復拜曾叔祖母陳書於祖居半邏村承啟堂之書畫樓下。見陳太夫

人作畫，此爲錢載親近繪事之始。本年恩科，叔祖錢陳羣被放，錢陳羣承父命教授錢載半年，後因錢陳羣赴順天鄉試而止。不過其後錢陳羣常以書信教督錢載不止，並對錢載多加提攜，其對錢載一生行止影響甚巨。康熙五十三年（一七一四），叔祖錢陳羣以五經中式順天鄉試第二十九名。錢載七歲，從舅朱修永送其至章家學塾讀書，次年轉至彭家學塾，從塾師曹櫝讀書。曹櫝通伊洛之學，塾中所授爲陸稼書之說。其爲學近而約，不驚窮高極遠，有歸宿而無泛濫。曹又工書畫，閑時爲人畫扇，竹石蕭疏，藉以自給。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載父錢烱自京師歸，親授載學業。錢烱深受陸奎勛、朱彝尊的影響，借助錢烱的言傳身教，陸奎勛、朱彝尊思想對錢載有所影響。錢烱好陸游詩，案頭常置《劍南詩集》、《渭南文集》，是年錢載始從其父學爲詩。康熙六十年錢載承父命，從學於金陳登，讀書新坊秀水周昌家，金師賞其文采，以大器期之。是年三月，錢陳羣會試中式第七名，殿試二甲第十五名，改庶吉士。雍正三年（一七二五）春日，錢載過蔡翁村居，留詩壁間。十一月初，叔祖錢陳羣奉母陳太夫人歸里，太夫人命兩孫錢汝鼎、錢汝誠從先生授讀。每日課餘上堂問陳太夫人起居，陳太夫人授其繪事。是爲錢載學畫之始。是年，錢載與朱沛然、陳向中、祝維誥、王又曾定交。五人聯吟唱和，雅集頻繁，世稱「南郭五子」。同時往來之人，還有叔祖錢界、張敬業等俊彥。是年，錢載聘桐鄉縣國學生張侶劉第六女爲妻。張氏爲朱沛然妻妹，實朱沛然爲之行媒也。

雍正五年，錢載受知督學王蘭生，補博士弟子員。是年秋，初師桑調元。雍正六年冬，先生與朱沛

然、陳向中、祝維誥、王又曾集偶圃，合訂五家詩爲一集，曰《南郭新詩》，詩集已佚。雍正七年（一七二九），浙省放榜，錢載名落孫山。歸，始臨摹太夫人陳書畫。雍正十年（一七三二），錢載中浙省副榜第五名，是年冬，娶同郡安橋張氏爲妻。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錢載與祝維誥讀書桐鄉汪筠華及堂。是年長子錢世錫生。雍正十二年（一七三四），浙江總督程元章保舉十八人應博學鴻詞科之征，錢載與萬光泰、厲鶚、杭世駿、嚴遂成、沈炳謙、齊召南等人名列其間。乾隆元年，錢載與盧存心、張庚同行北上京師，應博學鴻詞科試，不中。留寓京師，與武陵胡期恒並宅而居。是年三月，曾叔祖母病卒於北京。陳書對錢載規誨殷備，期待至厚，錢載終生感念莫忘。

乾隆二年（一七三七）二月，錢載自京師返嘉興，往桐鄉汪筠華及堂。其間錢陳羣曾攜弟錢界及里中詩友陳經業、朱沛然、王又曾集回溪草堂分韻賦詩。越明年，錢載又同錢氏諸昆弟錢白海、錢芬桂、錢受穀、馮氏祖姑夫婦集錢陳羣齋，賦踏燈詩。錢載一介書生，無營生能力，家境日窘，爲減輕家庭負擔，乾隆五年（一七四〇），錢載至德清授課。其間，家庭重擔全落在其母朱夫人身上，因勞累成疾，朱夫人卒於乾隆六年（一七四一），年六十三，乾隆七年，錢載爲朱氏置辦喪儀，極盡哀禮。錢載終生感念母恩，錢世錫在行述中云：「先生年至大耋，仍孺慕追思，形於夢寐，晨夕言及朱夫人，輒失聲哭也。」其《三月五日先孺人生日痛成》詩云：「籠翻思飛孰與哀，哺雛未反母先摧。茫茫縱使重霄徹，杳杳難將萬古回。廚下米薪如手辨，堂前風雨莫花開。讀書兩字從頭誤，直悔男兒墮地來。」可謂沈哀隱痛，滿紙

愴情。

乾隆七年至乾隆十一年，錢載再館德清徐氏四年，其間與詩友王又曾、陳經業、祝維誥、汪孟錫、汪仲鈞疊蕩詩酒，唱和不斷。乾隆十二年正月，父錢炘卒，錢載謀葬而不能。父喪百日，錢載入京師拜見從叔祖錢陳羣，不久隨陳羣南下至南昌，始識蔣士銓，從此結下深厚友情。乾隆十三年（一七四九），錢載館於吏部右侍郎蔣溥邸，教授蔣溥長子蔣櫟。同時助蔣溥編纂《三希堂法帖》。又得交夏大易、錢維城，商討畫學，技藝日進。乾隆十四年，同蔣溥隨駕熱河避暑山莊。乾隆十五年（一七五〇）應順天鄉試落第。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錢載在錢陳羣座上結識翁方綱。

（二）爲官及歸里

乾隆十七年（一七五二）三月，錢載中順天鄉試。八月參加會試，庭對中二甲第一名，改庶吉士，年四十五，實屬不易。錢陳羣在《喜聞從孫載南宮捷音即次誠兒韻》一詩中云：「琢成楮葉廿年遲，著論韓公伸紙時。朵殿爭看和氏璧，瓊筵笑插菊花枝。雲邊獨鳥終先到，澗底寒松受晚知。華國文章從此大，二廳風月屬經師。」詩中對錢載晚遇的境況表示理解，並對錢載的才學頗爲肯定。

乾隆十九年（一七五四）閏四月，錢載引見勤政殿，授職翰林院編修。錢載居官時，曾得到乾隆帝的「聖心眷注」，屢屢封賞。乾隆二十三年（一七五八）充功臣館纂修，同年十二月署日講起居注官。乾隆

二十四年充廣西正考官。其後錢載多次充鄉試、會試考官，並奉命祭告陝西、四川嶽瀆及歷代帝王陵。乾隆對其亦優禮有加。乾隆四十年（一七七五），錢載入直上書房，乾隆四十四年，充四庫全書館總閱官。任職四庫期間，錢載曾因不滿戴震對朱彝尊的評價而引發激烈爭論。也是這一年，錢載上《請厘定堯陵折》，奏考堯陵應在平陽，不應在濮州。此論一出，非但引起軒然大波，亦招致乾隆帝不悅，並嚴詞斥責錢載。這兩次程度不同的持不同意見，既可見錢載品性中耿直忠貞的一面，也說明了溫柔敦厚的江南士子也不失獨持己見、不隨時流的傲骨。

乾隆四十八年（一七八三），錢載因「兩耳重聽，難於應付，實難供職」，請求致仕還里，朝廷允其所請。八月，錢載懷着「切切重依依，仰聖感深遇」的心情歸田里居，頤養天年。歸里後，錢載又回到江南文人悠閑的生活天地中，寧靜而愜意。錢世錫在《行述》中有云：「（府君）歸里後，深巷閉門，日翻閱舊書籍。秋草被階，凝塵滿席，庭樹葉蕭蕭落。門無雜賓，並少送酒問字之彥，灑然獨坐。時憶文史故事，則命子容錫尋檢以呈，從容諷味。蓋府君一生勤學，老而彌篤。摩挲古硯，得硯甚夥。有攜前人書畫名跡求鑒定者，往往欣賞竟日。課諸孫作文，課曾孫識字。間命棹渡南湖，往九曲，棲遲墓屋中。進田夫村老，與之煮葵剪韭，酌醴焚枯，課桑麻，問晴雨。命二童舁籃興行田塍間，看菜花，看秧，看稻葉稻花，陶然以樂。」袁枚在《隨園詩話補遺》中也記載錢載晚年歸田園居的情況：「丙辰（一七三六）召試者二百餘人，今五十五年矣，存者惟錢樟石閣學與余兩人耳。庚戌（一七九〇）五月，相訪嘉禾，則已中

風，半身不遂，年八十有三，猶能醺醺清談。家徒壁立，賣畫爲生，官至二品，屢掌文衡，而清貧如此：「真古人哉！」顯然，雖家徒壁立與半身不遂，錢載不以貧病爲然，寄興山水之間，並以賣畫自給，自得其樂。乾隆五十八年（一七九三）九月，錢載在家中溘然長逝，享年八十有六。

一一

錢載的詩學創作，生前就有「詩壇當今斫輪手」與「詩足壓小長蘆」的飲譽，身後更有所謂「嘉、道間無敵手」的詩學評價。就其詩學成就而言，他是秀水錢氏詩學的大纛，是秀水詩派的宗主，更是後世同光派的先聲。是處本着「知人論詩」的宗旨，從錢載的詩學淵源、詩學創作及其歷史地位與影響這三個方面來解說其詩。

（一）詩學淵源

錢載的詩學淵源不惟繫乎他的詩學養成，也關乎我們對秀水詩派溯源的企求，所以討論這一問題是大有必要的。就錢載詩學而言，除了時風會合的詩壇大氣候之外，地域的文化積澱與家族文化遺產所復合而成的人文景觀，應是其主要淵源。

橫亘於明清兩代，人才輩出的秀水錢氏可謂嘉興地區最有綜合影響力的文化家族之一，回顧其家

族文化生長的過程時，家族與地域的諸種因素又是緊緊聯繫在一起的，這一點在我們討論錢載詩學的生長過程時尤為明顯。

我們首要辨明的是作為詩道後勁的錢載與清初秀水大詩家朱彝尊之間詩學勾連關係。從一般意義上說，一地甚至一族的人文化成深刻地影響着後來者的風格與取向，所謂「詩不但因時，抑且因地」。有鑒於朱彝尊在清初詩壇巨大的聲望，特別是在領袖清初的江南藝文風氣與提升嘉興人文氣象中的成就。可以說，朱彝尊帶給嘉興詩歌的繁盛和榮耀與他的為人及為文之道都已成為嘉興地域文化的一部分，並深刻地影響着後代詩人的精神世界，這其中也包括詩學趣味。而作為與朱彝尊有着多重親近關係的錢載，自然也沾溉其澤。

朱彝尊辭世時，錢載方咿呀學語。按理說，朱彝尊對錢載並無直接影響，可朱彝尊對錢氏族人的影響卻是無處不在的。朱彝尊與錢氏姻親譚氏、陸氏為中表，錢載父錢烱則為朱彝尊門下士，錢載祖父錢樵初的行狀亦是出自朱彝尊手筆。錢載行狀：「父錢烱嘗從學朱彝尊，所居廳事，彝尊為題扁曰『回溪草堂』，並以八分書聯語『拔山傳諫草，遵海重清門』以贈，先生五六歲時讀書草堂中，一日，從伯母鍾孺人指草堂扁額右一行彝尊名以示曰：『此朱錫鬯也，以博學宏詞官翰林，為當世文章家，孺子他日能及此乎？先生聞之，肅然受教。』」由此可知，作為一代文傑的朱彝尊對後來者錢載的影響雖非言傳身教，卻有着潛移默化之功效，特別是錢載父錢烱在這其間的中介作用。從詩學關係上看，錢載又跨過其父

錢玠直接尋源於朱彝尊。上海圖書館所藏的朱彝尊《曝書亭集》，上有錢載與翁方綱兩人圈讀與批語，可以看出，錢載極少品評，大多是抱着虔誠的學習心態圈讀朱詩，即便是偶有所批，也是在為朱詩作回護。如《春浮閣》一詩翁氏直駁朱氏用典有誤，並語甚嚴厲地說：「論者以漁洋多空架局，而竹垞稍有實際乎，誰知其不切乃視漁洋更為不切。」錢載則有批語云：「結句不以彝誤用亦可。」翁氏復批云：「坤一好周旋其鄉先輩如此。」翁氏語雖不恭，但錢載推崇朱彝尊的心意則明明可見。而這一點，我們也可以從錢載與戴震因評價朱彝尊引發爭論一事得到再次證實。對錢載而言，朱彝尊所遺下的詩文，不僅僅是一種知識性的資源，更是一種情感與精神的財富。所以說，錢載推崇朱彝尊其人其學其詩，並對其始終如一地禮拜實屬常理。需要說明的是，在學界曾有一種論調以為朱彝尊排駁宋調，尤其不喜涪翁，並以此作為朱氏不能成為秀水詩派源頭的有力證據。而此論如成立，那麼詩徑選擇偏向杜、韓、黃的錢載如何瓣香朱氏只能是不落實處的虛言了。只是就不才對《曝書亭集》的瞭解而言，朱彝尊晚年有着明顯掉臂入宋的痕跡，不少詩章的奇崛生澀處是深得山谷之神的。（此處限於篇章不能展開論述，欲瞭解朱彝尊晚年宗宋詩風具況，請參見陳偉文博士《清早中期黃庭堅詩接受史》，〈北京師範大學二〇〇七年博士論文〉中關於朱彝尊部分），從詩學宗法看，晚年朱彝尊不論是詩學創作還是詩學批評，最推崇的詩人是杜甫、韓愈、黃庭堅三人，無獨有偶，在錢載的詩學譜系中，杜甫、韓愈、黃庭堅三人也是他主要的取法的三大老祖，完全相同詩學祈向絕非巧合，實質上說就是從朱彝尊到錢載一脈相承的詩學遞繼。